

女人的办公室

□笨虫

春天，不大的空间里充盈着微甜的香味；夏天，水培的绿萝长得正盛；秋天，桌子上多了几枚可爱的小果子；冬天，毛绒绒的暖水袋窝着不肯起床。任时光匆匆老去，哦不，女人是忌讳“老”这个字的。任时光静静流逝，唯一不变的是无论怎样的一天都是从按下的电脑开机键开始。屏幕的蓝光浸在如水的眸光里，多么美好的一泓清泉啊！

女人会把时光涂在脸上，抹在指尖上。有人把时光变成夕阳的刻痕，而有人却把它变成盛满湿润岁月的怦然心动。

三个女人一台戏，四个女人便是一部电视剧。只有四个女人的办公室就是一活脱脱的生活剧拍摄现场。有人说，一个女人等于五百只鸭子。阿甜却是四个女人中的独行者——她不爱说话。

阿甜是这四位中最年轻的女人，把办公室的平均年龄勉强拉到三十以下。办公室的其他三位中，一位可爱时髦的矮女人是严格的不婚主义者，每日游走于高糖、高热量的零食中乐此不疲。一位长发披肩的圆润女子新婚不久，粗大的镜框镶着厚厚的镜片，底下小小的眼睛里不知藏有多少故事。另一位马尾低低地垂着，因已育有一女而不再如年轻时那般清瘦与机敏。

这三个女人爱说、爱笑、爱一起吃饭，更爱一起去洗手间。在多年前校园里明明暗暗的青春流光里，女孩子间公开的秘密就是“我能想到最开心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去上洗手间”。这一幕幕，依旧在办公室上演着。她们会因朋友圈的一语而讨论得热火朝天，会因与他人的小矛盾而滔滔不绝，更会因工作的磕绊进行自嘲的同时开启新的征程。办公室里时刻存在着

最新的时事热点与大小不一、包装各异的快递包裹。

而这一切，除了女性爱网购的天性之外，都与阿甜无关。阿甜算不上漂亮，性格少语且爱独行。于是办公室给了她一个称号“首长”。“首长”几乎是不说话的，只会偶尔挤出“嗯”“哦”等语气助词。所以当办公室开启各种频道时，习惯性地阿甜视作唯一的观众。而阿甜，也习惯了这种言语里的沉默，默默地敲击着键盘，书写着近在咫尺又好像远在天涯的梦想。

阿甜的桌子是乱的，而她又有一种神奇的能力，随手就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瞬间也能将桌子清理得干干净净。阿甜是爱自己的。红艳的枣饱满而莹润，水灵的绿萝优雅而宁静，精致的茶杯修长而清丽，层层叠叠的书本堆积起了时光的文字。这一切，同样是一台戏，是阿甜心中的独角戏。



《果戈理》
〔匈牙利〕佚名

怀念竹墩

□王慧琪

它叫竹墩，曾经是扬州所辖江都区的一个乡，大约上世纪90年代中期被划入了邻近的乡镇，故而现在知道它的人可能已不多了。

离开了近30年还想念它，是因了一段特别的缘分。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江都，第一个工作单位是团县委。两个月后第一次下去蹲点，书记派我去离县城较远的贫困乡——竹墩。离乡政府最近的一个大队部，成了我的容身之所。大队部有里外两间房，里间原是通讯员小孙的宿舍，让出来给了我住。床就是一块铺板，睡上去会嘎嘎作响；蚊帐是有的，但蚊子特别多，我常常睡到半夜爬起来捉蚊子。通讯员小孙对文学颇有兴趣，听说我是中文系毕业的，时不时会跑来同我聊。大队团支书姓马，壮实且开朗，向我介绍团支部的工作和一些团员青年帮助五保户的事，时间长了，也就熟了，包括他家里的一些事也会同我说。后来我回到县里，他还来过几次，带着花生之类的土特产来看我。

白天到处跑跑还不觉着什么，一到了晚上就莫名地生出

孤独之感。农民们大多歇得早，四下里看去死一般寂静。那一段正是我与妻相恋伊始，其心境也就可想而知。于是便关了门，趴在那窄窄的条桌上，给远在扬州的她倾吐相思。竹墩的邮局很小，仅一个工作人员。我的好几封情书都是从那儿发出的，故而那邮局的位置，闭上眼我都能说出来。

印象中，竹墩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几家出售日用品和农副产品的商店，断断续续的，也便构成了一个小小的集镇。早晨会有些附近的农民，把自家地里长的番茄、扁豆、丝瓜，挑过来卖。而到了下午，小街上便冷清了许多。

当时回一趟家感觉十分不易，从竹墩到小纪，步行要一个多小时，也没别的选择，只能是跑路；到了小纪后还要乘长途车才能抵江都，而若去扬州，则还要个把小时颠簸的车程。竹墩去小纪的路，有一段是田埂，还有不短的烂泥路，其间好像还要过两条蛮宽的河。

想起来这都是些很遥远的事了，但不知何故却没能忘掉呢，甚或那小孙、小马的面孔我还能画出个轮廓。也不知他们可好，如今的竹墩是个啥样？

吃你剩饭的男人

□卢素玉

前两天看到微信朋友圈里好友小丽的签名：“珍惜你生命中吃你剩饭的男人吧！”小丽新婚燕尔，正沐浴在爱河之中，想必小丽的老公天天吃她的剩饭吧！小丽的微信签名也让我心中泛起了涟漪。

小时候我饭量不大却很贪食，明明吃不了那么多，我偏偏要将自己的小碗装得满满的。父亲对我很是宠爱，即使我盛再多的饭父亲也没有责怪过，我吃不下的剩饭都会由父亲责无旁贷地“消灭”。父亲还乐滋滋地说：“我女儿的剩饭里经常剩下美味，有鱼肉还有虾，香着哩！”

岁月悠长，我一天天长大，父亲也一天天变老，我爱剩饭的毛病一直没有怎么改。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那天我第一次带着男友回家，父母对男友很热情，嘘寒问暖，吃饭时又是夹菜又是盛汤，男友天生木讷，这下更拘谨了，我教过他的应该对未来岳父岳母说的话也不会说了，只顾埋头

吃饭。这顿午饭就这样草草结束，我的碗里自然还有剩饭，还未等到父亲吃我的剩饭，坐在我身边的男友就顺手拿过我的碗，默默地把我的剩饭吃了。等男友走后，父亲高兴地对我说：“我看这孩子不错，你要好好对待人家。”或许是因为父亲的那句话，或许是因为缘分已到，我和男友很快就走进了婚姻殿堂。

时间如水般流过，转眼儿子都长成十二岁的小男人了。我这一阵子胃口一直不好，前几天我跟儿子一起吃饭，我盛了一碗饭，只吃了半碗就不想吃了，觉得胃里泛酸水。“妈，你的剩饭我来吃吧。我们家今天来个光盘行动，什么都不留。”已经离开餐桌的儿子幽默地对我说。“你不嫌弃妈妈的剩饭不干净？”我打趣地问儿子。儿子调皮地说：“我喜欢吃妈妈的剩饭，这里哪有妈妈的味道呢。”听了这话我笑了，笑得很灿烂。

这样的日子真的让我这个平凡的女人幸福得一塌糊涂。

微观

○○○

课桌板凳

谢观荣

我们小时候上学，课桌和板凳都要自己带。入学前夕，父亲特意给我做了新的课桌板凳。父亲忙活了好几天，为了便于携带，特意选用了泡桐，这是最为轻便的木材。课桌高度经过精心计算，虽然当时对我来说有点高，但当我长大一些，也确保能用。

现在想起那时的教室感到特有意思，大大小小高低不一的课桌板凳显得杂乱无章，老师排位子不按照身高来排，而是按照各自课桌的高矮来排。父亲给我做课桌板凳时，只考虑能够让我多用几年，课桌板凳都偏大，因此个子小小的我，位子排在后面。过了大概半学期，老师想把我位子往前面调一调，让我和另一个成绩不太好的同学对调。看到他那破旧的课桌板凳，我非常不愿意，父亲听说以后，带着锯子来到教室，把课桌板凳腿锯掉一截，我才如愿地连人带物调到前面。只是后来，我上到三年级时，课桌板凳矮了，父亲又把它们的腿加了一截。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我那小小的课桌板凳还在。回老家的时候，偶尔会搬出来坐坐。

阳春面

徐林

高邮城里的面馆，遍布大街小巷，下的都是清一样的阳春面。阳春面是高邮人的最爱，尤其早餐，一碗阳春面、一只煎鸡蛋，外加一碗豆浆，有滋有味，百食不厌。

昔日高邮饭店的阳春面最负盛名，只做下午生意。吃下午（高邮人叫做“晚茶”）的食客，在前厅买好筹子后，直接去灶间取面。高邮面馆里的下面师傅，多是四五十岁的妇女。下面师傅接过食客手中筹子，按碗数将足量面条抛入锅中，随手启动鼓风机，往灶膛鼓风，片刻工夫，便见面滚水跳。别急，一瓢凉水已浇入锅中，盖上锅盖，再到面滚水跳，这才起面出锅。此刻，女师傅一手尺半长筷，一手尖底箬篱，长筷抄面，箬篱接面，长筷、箬篱在空中一起一落，只是瞬间工夫，便已沥去汤水、面落碗中，动作流畅快捷，煞是好看！

长江图

知鱼

去看了期待已久的电影《长江图》。很魔幻现实主义，就在我们身边。这片子的影像太神奇，尽管我没有理性地解读出什么。但一路骑车回家的路上，突然仔细观察起每天匆匆路过的地方的人们，观察并猜想他们的一天，他们的一生。例如，一个收水果箱纸壳的老人拿着一块不知怎么得来的西瓜愉快满足地吃几口，继续跛着脚努力拖着板车前行。即使贫困，你还是能感受到努力生活的样子，和偶来的愉悦。人们为什么要这样过，人值得怎么活？不知道为什么会开始仔细观察并想这些？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2@126.com